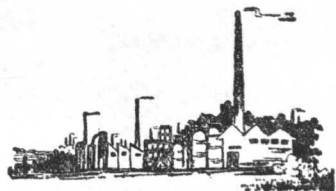


前进路上





前进路上

小说散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前 进 路 上

(小说散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9月第1版 197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5·318 定价0.26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目 录

山花朝阳	万山红 (1)
前进路上	刘 毅 (22)
严师傅	枕 木 (33)
红日照劲松	雨 煤 (54)
攀登	严 己 (65)
枫林寨人	雨 煤 (82)
心红钻响	沙艾文 (96)
红花	韦兴儒 (102)
春燕展翅	沙艾文 (106)
女行车工的心	郭银土 (113)
后 记	

山花朝阳

万山红

一

吃过中午饭，我离开了公社，到十五里外的映山红大队去，为的是看望一位老同事的女儿李小燕。小燕卫校毕业后下乡三年，还没回过一次家。我出差临走时，她妈妈叮嘱我一定要抽空去看看她。在县城十几天，我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凑巧，昨天为着一件事跑到这个公社来，这正是个好机会。于是我抓紧时间把事情办完，中午就动身了。

阳春三月，黔北高原山花烂漫，万紫千红。坝子里，小春作物长得茁壮喜人，麦苗绿油油，菜花黄灿灿。山坡上，一层层梯田，水光如镜。一路上，红旗招展，山歌不断，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我走在山路上，心里寻思起来，小燕在农村工作三年了，如今还是那么孩子气吗？还是那样成天唱唱跳跳吗？眼前，又现出小燕旧日的模样：甩着两条长辫子，整天乐

陶陶的，人没有见到影子，多远就听到她的歌声。

小燕的父亲是个矿工出身的工厂干部。解放前，披着麻袋片，啣着电石灯，在煤窑里钻了十几年。那光景，李家穷得连孩子也养不活，小燕的两个哥哥，都没有长成人就给冻饿死了。解放后，生下小燕，她妈妈把她看成是掌上明珠，这也疼，那也痛。小燕甜里生，蜜里长，父兄的苦，她半点也没有尝过，生活中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辛酸苦辣。她爸爸常常说她嫩筋弱骨，没经受过磨练。她却不服气地说：“我爸爸是门缝里瞧人，把我看扁了，我就不信会有什么困难能难住我！”

有一天，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万叔叔，我要工作了！”

我问：“要飞到哪里去？”

她骄傲地扬扬手：“当然是飞向最广阔的天地！”

她告诉我，她们学校这次分配有三个“面向”：一是去农村，二是去厂矿，三是留省城。她选择了第一个“面向”，去农村。我问她为什么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她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再说，我爸爸也常讲，年轻人不能老呆在家门口，要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她说得十分坚决，十分认真，十分自豪。我心里暗暗高兴：好啊！这位十七岁的姑娘勇敢地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几天后，大家把她送上了火车。她伏在车窗上，对我

说：“万叔叔，就要分别了，有什么话送给我？”

我想了想，说：“祝贺你迈出这可喜的第一步，希望你信心百倍地迎接更大的考验。”

她做了个鬼脸，喷喷嘴说：“这才算第一步呀？”

想着过去的情景，我心里思潮滚滚，脚步也就更快了。

前面到了三岔路口，正摸不清该往哪条路走，左边路上来了个老人。他，年纪五十开外，头上包着块白布帕子，背了个背篓，人长得有点瘦，却显得十分精神，爬坡上坎，步子迈得又大又稳。

“老人家，到映山红大队怎么走？”我问。

老人问我到映山红有什么事，我说明来意，老人把我打量了一番，问道：“你找小燕，你是她什么人？”

我告诉他，我是小燕父亲的同事。老人哈哈笑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象见了老熟人一般，高兴地说：“早就盼着小燕家里人来我们寨玩玩，今天到底盼来了！”

老人告诉我，他姓韩，是映山红大队的贫协主任。小燕下乡后，食宿就安排在他家。这阵子，他刚从区上开完会回来，顺便给大队合作医疗室背回来一些药品。

我急于想了解小燕在农村的情况，就向老韩询问起小燕来。谈起小燕，老韩兴致勃勃地说：

“小燕嘛，没说的，她是我们这里的赤脚医生，是我们贫下中农贴心体己的好姑娘！”

“啊！评价这么高？”我暗暗地想。

老韩接着对我说，“小燕进寨三年了，变化真大。三年前，我把她从公社接了来，走的也是这条路，那时，她还是个姑娘娃儿，毛手毛脚，满山的花花草草，她这坡采一把，那坡摘一枝，什么都觉得新鲜。走到小溪边，她说：‘大伯，这里建个电站多好！’走到大平坝，她又问：‘大伯，这里什么时候能用拖拉机耕地？’我看她满脸的孩子气，一路走，一路想：毛主席把这棵苗苗交给我们，该怎样把她培养成材呢？三年过去了，小燕没有辜负我们贫下中农的希望，她在我们的寨子里，壮壮实实在在地成长起来。如今，她干得一手田里活，说得一口山里话，成为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好医生。去年冬，公社整党建党，她是第一批纳新对象。今年初，在地区赤脚医生现场会上，她还向各县来的同志做了报告。……”

想不到，小燕这三年进步这么大！我越听心里越甜，跟着老韩，走的更快了。

二

爬上一座高山，老韩手指山脚下的一个小寨子说：“下面就是映山红。”我站在岭头一看，苍山如海，云腾雾漫，小山寨半隐半现在雾霭之中。

进了寨子，只听碾米房内，机声隆隆，小学校内，书声朗朗。寨边山坳子里社员们正在赶修堰塘，打夯的号子唱得连天响。小山寨生气勃勃，热气腾腾。老韩引我到

大队合作医疗室去找小燕，医疗室设在寨子东头一个四方院子里，进了院子四下静悄悄的，医疗室的门开着，走进屋，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给一个小孩打针，老韩告诉我，这姑娘就是小燕去年带上的徒弟，她叫细珍。

我打量了一下室内，倒是别有风味的一番摆设：桌子上放着一个用白铁皮敲打成的针头消毒器；一张竹床，铺了条草席，成了诊视床；一架农家衣橱经过一番改装，当做了药品橱。陈设虽说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屋边一个架子上层层放满篮篮筐筐，装的尽是些根根叶叶。想来，这就是小燕她们采集的药材了。

听说我是来看望小燕的，细珍打完针，兴冲冲地走过来，一边给我倒开水，一边说：“叔叔，要是燕姐知道您来了，该多高兴，只是她中午一收工就到高坎生产队去了！”

老韩问：“去高坎看急诊？”

“不，她到王伯娘家去了。”

老韩犯了疑：“中午饭不吃，到王伯娘家去干什么？”

细珍咯咯笑起来：“大伯，你又忘啦，你看看这阵子田里的燕子，山头的雾罩。”

老韩象是被提醒了似的，恍然大悟，拍拍手说：“‘有雨山戴帽。’对啦，这丫头准又是照料王伯娘的关节痛去了！”

我听了有些莫名其妙，弄不清燕子、雾罩与小燕去王伯娘家有什么关连。细珍解释说，王伯娘是高坎生产队的一位军属老大娘，早年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过去生产队里的领导，虽也很关心她的病，但是由于山里缺医少药，伯娘的病一直没有根治过。小燕来后，虽然为她设法治疗，但是，只要天一变，还是要发病。今天这时燕子低飞，山头罩雾，就是天将下雨的征兆。小燕想到王伯娘关节炎又要发作，就匆忙赶去给她送点药、挑水去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当年只知道唱呀跳呀的小燕，如今工作这样细心，想得这样周到，她把群众的疾苦搁在自己的心上，难怪贫下中农把她看成自己贴心体己的好女儿呢！

老韩把从区上背回的药品放进药橱，又向细珍交代了一番，带着我离开了医疗室，到他家去。

韩家住在离医疗室不远的晒谷场边上，是幢青瓦顶、木板壁的楼房。老韩告诉我，小燕就住在楼上东边房间。

进了小燕的房，一阵浓郁的草药味扑鼻而来，细细一看，只见小小的房间里，桌子上，窗台上，床架上，板壁上到处放着、挂着、插着一小扎一小扎的中草药，每一扎中草药上都贴上了纸条，纸条上写明了草药的名称、性能和用途。

“你看！这姑娘快成中草药专家了！”老韩触景生情，摆谈的兴致又来了。

“小燕刚下乡时只会用西药，她也知道中草药好，要

中西医相结合，但一到看病行医时，又不会用中草药了。她刚出学校门，哪能摸到中草药的门路呢！自从那年冬天在水库工地上她用了一个老药农的草药方子治好了流感，才真正尝到了中草药的甜头。从水库回来，她对我说：‘大伯！党要我们迅速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用草药治病倒真是一条好路子，这草药我们山区有的是，又省钱，又见效，真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哩！’这以后，她就把功夫下到草药上来了，只要听说民间有什么好草药方，几十里路，百来里路，她也得赶去把它找来。书刊上介绍了什么草药方，她千方百计把那些草药找来配齐全，搞试验。有时，对一个新方子的药性没有把握，她就自己先尝尝，看没有什么害处，才开给病人。有几次，遇上一些有毒性的草药，她虽吃得很少，但又是腹泻，又是发烧，大家看了都心痛得慌，劝她别再做这样担风险的事，她笑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草药一开始总得有人试着吃，我年纪轻，身体好，就是碰上点毒性也能抗得住。’她就这样硬铮铮地钻了两年多，如今她变成草药内行了。过去我们山里只能用草药治些头痛、腹泻、跌打损伤之类的小毛病，如今她连一些大毛病也能用草药治了。你看，这是治肾炎的，这是治肝炎的，这是治胃溃疡的……”老韩指着一小扎一小扎的草药，一件件地给我介绍起来。

老韩正说得热闹，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一个姑娘背着药箱走上楼来。我一楞，这不就是小燕么！她也认出

我来了，大步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欢跳起来，乐不可支。呵，三年不见，小燕变多了，一身农村姑娘的打扮：卷着裤管，挽着袖子，扎着小辫子，脸上红里泛黑，黑里透红，两只手臂又粗壮，又结实。说话还是那样流利，动作还是那样利落，待人还是那样热情。但她已经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毛丫头，而是一个能干、健壮、利落、大方的农村姑娘了。小燕见我老是注视着她，笑着说：

“万叔叔，你几时来的，等好久了吧！”说罢，放下药箱，又笑着对我说：“喏，变了吧？”

“差一点认不出来了！”

她的态度有点认真起来：“变是变了点，不过还差得远呢！”

小燕接着说：“几天前，接到爸爸来信，已经知道你到了县上，早想去看你，只是这几天队里突击修堰塘，我上工地出诊，又参加突击，抽不开身。现在堰塘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正想过两天去县上找你呢，没想到今天你先来了！”

三

老韩还要到堰塘工地去，告辞我，走了。

小燕的进步使我十分高兴。可是，三年中，她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我想和她好好谈谈，我还没有开口，倒是她先谈起了个头：

“叔叔，下乡三年，我才真正懂得了临别时你那句话的含意。”

“下乡后，遇到不少风浪吧？”

“可不是么！”她坐在小竹椅上，理着辫子，慢慢摆谈起来：

“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为贫下中农服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道路，我是坚决听毛主席的话，高高兴兴下乡来的。不过，那时我只是想：出身在工人家庭，政治上底子好，卫校读了几年，这些知识在山沟里也够用了。有了这些条件，要在农村扎根还有什么困难的！”

“想是这么想，一到生活实践中，问题就一个一个地来了。”

“我下队的时候，大队里正忙着筹备合作医疗室。一进村，大队党支部就叫我参加这项工作。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高兴啦！心想：这正是用武之地，该好好为贫下中农出把力。韩大伯领着我去看医疗室的筹备情况。跑到四方院，我一看，两间旧民房，暗糊糊的，连个窗户也没有，屋子里放着些桌子、衣柜之类的旧家具，我楞住了，

“‘大伯，这就是我们的医疗室吗？’

“‘是嘛，我们就要在这里起家。’

“‘就靠这些破家当吗？’

“‘破是破，整修整修还不一样顶用？’我嘴上没再说什么，心里却在犯疑：这哪象个医疗室，能治病？

“晚上，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心里盘算：要是能在寨子里搞个象样的医疗室多好！盖一栋新瓦房，买些医疗器材，再找几个新手，把工作正正规规地开展起来，那该多理想！我又想：这不是办不到的事呀，事在人为嘛，为什么不放手干一番？那一晚，我越想越甜，最后拿定主意：先弄出一个新医疗室的方案来。

“第二天，我就着手干起来，那几天，我睡不好，吃不香，心里总是在盘算我那个新医疗室的事。一有空闲，我就关起门，把笔记本本翻出来，查资料，找方案，在纸上画呀，算呀，写呀，忙得头昏脑胀。

“搞了几天，新医疗室的方案总算拟出来了。那天晚上，我心头乐滋滋地下了楼，找韩大伯，想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韩大伯正在屋里编撮箕，我说：‘大伯，我有个事找你汇报一下’。

“大伯说：‘你说吧，小燕。看你的神气就知道你有什么得意的事’。

“我照着方案讲起新医疗室的计划来：盖什么样的房子，多大的房间，买些什么医疗器材，……说得头头是道。大伯也放下撮箕，听得入神。我讲完了计划，心里扑通扑通直跳：是行，还是不行？大伯要表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可是，大伯没有吭声，侧着头，在想什么，好一会，他才说：

‘这个计划好是好，只是现在办不到。今天不早了，明天我们再好好谈谈这件事。’

“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一夜没睡好觉。

“第二天，正是逢场日子，队里放假休息。我一起床，就急着找韩大伯谈昨天的事。下了楼，没找着。韩大妈告诉我，大伯一早就出去了，临走时留下话要我到医疗室找他。我心里奇怪：今天休息，大伯到医疗室去干什么？我跑到医疗室，一进门，只见屋里五、六个人乒乒乓乓正干得起劲。屋后墙上扒了个大窟窿，三、四个人围着窟窿，安窗框的安窗框，砌墙的砌墙，大伯在干他的木匠活，那架旧衣橱在他手下正在改变模样，两扇破门修得整整齐齐，周身的壁板也全拆来刨得又光又平。

“我说：‘大伯，不休息，加班哪！’

“大伯说：‘大家都盼着早点把这架子搭起来，盼得心急哩！这几天活路紧，难得抽出空来，今天不出工，正好干一干嘛！’

“看到大家那股热劲头，我手也痒了，拿起斧头，我也学着干起来。大伯见我笨手笨脚，活路不在行，就手把手地教着我。渐渐，我干得有点顺手了。一边干活，大伯一边和我摆谈起来：

“‘小燕，你晓得这四方院过去的事么？’

“我摇摇头。

“‘你新来是不知道的，可寨子里的老年人，只要提起这四方院的往事，谁不寒心哪！’大伯慢言细语，叙说起这四方院的来历：

“‘这四方院原来是大地主胡家的产业。三十多年前，

胡家凭着有钱有势，请了个中医，在这四方院办了个医馆。那时，这门前挂的是‘普济众生’的大匾，可胡家对穷人从来没发过半点善心！记得那年我爹背上生了个背痞，人病得快死了，痛得日夜叫唤。我妈没办法，跑到这四方院想要点药给我爹治一下，那狗地主眼一瞪，出口就骂，不但不给药，反而退佃逼租，害得我们一家家破人亡！’大伯的声音呜咽起来，我的泪水也涌出眼眶。那悲惨的过去对我讲来虽然生疏，但现在我是在听一个老人讲他的亲身经历呀！大伯停了停，又继续讲下去：

“‘解放了，四方院回到了我们贫下中农的手里。那几年，大家商议，山里进城看病不方便，想在四方院里办个诊所。报告写了上去，麻雀飞过还见影子，这连个影子都没有！’说到这里，大伯眼里放射出愤怒的目光。这是贫下中农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严正控诉啊！

“末了，大伯说：‘小燕，今天我们在四方院办起合作医疗室，这可是得来不易啊！你别看不起这旧房子，旧家具，要紧的不是这些东西，要紧的是看我们走在哪条线上。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旧家具，旧房子，一样能办好医疗室，要是离开这条线，再好，再正规，也合不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哪！’

“大伯的话说得心平气和，可是这话在我心里象擂鼓一样点点敲在我心上。我手伸进口袋，又摸到我那份新医疗室的方案，脸上顿时一阵火辣。我一咬牙，把那几张纸捏成了一团。